

民衆又叢

L-13

作家
青年

香港
小說

香

也 斯

編

鄭 臻

選
說



也斯 鄭臻合編

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

民衆日報叢書



民衆文叢
L-13

小說集
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

也斯・鄭臻合編

出版者：民衆日報出版社
民衆文化出版社

發行人：李 瑞 標

發行所：民衆日報社臺北管理處
長安東路二段112號之3二樓
電話：5224495・5224496

郵政劃撥：129374號 鄭淑玉帳戶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報字第0015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187號

印刷者：永 裕 印 刷 廠
臺北市西昌街168號
電話：3 8 1 2 2 6 4

初 版：中華民國68年12月31日
定 價：新 臺 幣 55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

目錄

也 斯
鄭 臻 合編

綠騎士：街邊·····	一
也 斯：象·····	三
沙 魚·····	四
李國威：羅健的決定·····	六
鍾玲玲：夏日·····	九
吳煦斌：木·····	一〇七
蓬 草：頂樓上的黑貓·····	一三三

袁則難：霧……………	一四三
馬沙：關於蚯蚓・海馬及蠹魚……………	一五五
小藍：斯人獨憔悴……………	一六二
思弦：阿金的一天……………	一七三
惟得：35……………	一八三
凌冰：追……………	二〇一
附錄：影印機與神話（也斯）……………	二三三
作者簡介……………	二七七

街

邊

綠騎士

很早。

街上冷得像一盆攤得太久發麵粉漿，硬繃繃、乾癟癟的。剛入冬吧，北風那短命的高利貸追債鬼便緊緊地纏了好多天，像要刮還一年以來春夏秋三季好的時光似地。

「金記」那個粗粗地塗在鐵皮上的招牌，蒙在從熊熊爐火間冒起來，白霧似的烟和水氣中。雖在路邊，却是一個暖窩，滿溢着食客的談笑聲。

亞香快手脚地在凍得像溶水的膠水桶裏洗完了一疊碗，用油膩的袖口把垂到眼上的一絡長髮撥回腦後，又忙着把滾叔攪好了的粥捧到食客桌上。凍得麻木的指尖捧着滾燙的粥，像水棒炙在火爐上，又刺疼又酸軟。但她都沒空理會了。

有一桌早班的小巴司機們匆匆地吃着。

亞香兩碗兩碗地把粗瓷碗遞到破木桌上。

在那些黑黑的人頭間，王健向她點點頭。年輕的臉孔上開始有一兩條粗糙的皺紋，像很懂事很知艱難辛苦的模樣；但那濃濃的兩道眉毛和一雙大大的眼，和那厚得有點笨拙的唇，一笑起來總是那麼和氣坦率，還粗心得有點兒孩子氣。

亞香裝作不在意似地，揀一個沒縫的碗放到他面前。

食客們談話的聲音很嘈雜，跟爐子噓噓的響聲混成一片。

「昨晚入冬第一場火，真陰功。那賣糖果姓李的，一家七口死剩一人……」報攤的張老五說起來，大家一時都紛紛嗟悼談論著。

滾叔鼻子裏唏哩呼嚕地拖着鼻涕，一會切油條，一會攪粥，像個七手八臂的觀音。不過，他當然沒有觀音那麼好看。又瘦又皺又黃的臉，像塊路邊乾了的蕉皮，小眼睛，大鼻子，尖下巴。以前老闖金牙張未請亞毛來做幫手時，連腸粉也是他做的。腸粉的竹盆子又燙又濕，他每天不停地做好幾百回，十根手指已燙得像煲得半熟的牛肉，紅鬆稀爛的好難看。現在雖做了砧板，手指仍常常是濕的，所以一直都沒怎樣好起來。他幹活很起勁，每動一下，腦殼便跟着前一後地伸縮着，像剛安裝上去，要試試會不會掉下來似的。忙得不可開交了，還要轉過身來跟食客搭腔：「你呀，天時乾，的冇牙老虎，好危險，郁吓就領嘢……」

話猶未了忽然食客間一陣驚呼。只聽得「格噠」一聲，剛來的大胖子豬肉七才坐在一條木板長凳上，便整條凳腳鬆脫了，「塌」地一聲跌倒在地上，還撥翻了兩碗粥。他一面用粗話咒罵着，一面吱吱雪雪地爬了起來。

旁邊那桌小巴司機笑得噴粥，嚷道：「唔慌唔領嘢！」

只有一個個子不高、身體却很紮實的，忍着笑，迅速跑過來，笨拙地扶起了他。那是王健。亞香帶點兒謝意地瞥了他一眼。他沒看到。

她連忙把濕淋淋的雙手在圍裙上揩揩，跑過來收拾碗桌，又蹲下來撿掉那些大塊的碎片。

小巴司機們剛吃完，找了數，匆匆地走了。王健臨走的時候回頭看了看，低沉的聲音粗魯隨便地說：「小心！別讓瓦片鏢損手。」亞香仰起頭來，看到他磨得殘舊的卡曲外衣上掉了一顆鈕扣。她已經看見好多天了，還沒有縫上去。男人真奇怪，這樣也可以的？

那邊，賣鹹蛋和醃菜的吳伯慢吞吞地說「亞潤，你哋老闆真孤寒。呢擋嘢已經大過亞香，重未見佢換過半條新凳。賺埋嚟多錢，唔通帶得埋入棺材？」

「我又有嚟好福份做老闆吖，唔係，我都會換過晒的新嘢，俾的街坊都有得嘆吓……」潤叔又尖又沙的嗓子直嚷着。

亞香用帚掃着地面的瓦碎和垃圾，向潤叔眨了眨眼，交換了個會心的微笑。

潤叔那又皺又黃又油膩的臉上閃過一陣壓抑不住的光輝……

亞香用力把地上的碗碎和垃圾都倒進了大垃圾桶。

這時有一羣學生來了。鄰近的店舖：紙紮舖、藥材舖……也紛紛開門了，亞香清亮的嗓子又響起來：「大艇二，腸粉三碟……」忙碌又快樂得像一條新炸好的油炸鬼。

潤叔攪着粥，每一碗裏都好像看到了「金記」這個破舊的招牌換做端端正正肥肥壯壯的「潤記」。這個「潤」字多不像他，但將會是他的……

最忙的早市完了，就要收拾洗刷。

碗碟都是碰裂的，桌子椅子也破舊得像是大力點兒碰碰便會化灰似的。自從十二歲上爸死了，跟潤叔到金牙張的擋子上幫工，不覺又五六年了。每天都是這樣忙得沒歇手。老闆又刻薄。看見別的女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行街玩樂，心中只是羨慕，也從來沒有埋怨。到底仍是死心眼兒地勤勤快快工作，可以打理的便盡量打理好。

抹着，擦着。長板檯上有一株小小的水仙花頭。

她拿起那盞黃花的缺口瓷碗，拈起水仙頭，換了水。脚上已伸出幼幼的根芽了，鏢開的地方怯怯地探出兩三段嫩綠的莖葉。

這是王健帶來的。有一次，他從新界叔父家中出來，捧滿了蕃茄、菜心、芥藍、雞蛋。隨手抓了一把給他們叔姪倆，還有這個看來很豐壯的水仙花頭。之後，他便完全忘了這回事了。每天來探早點也沒再留意到這水仙頭半眼。

但這是她第一次擁有的什麼花兒。每天都不忘換水。水仙漸漸在寒冬中伸芽了。

她站在髒水渠邊，望着水仙頭的嫩葉，竟怔怔地出起神來。水仙，多好聽的名字。原本是在水邊生長的吧？開啊開啊的，小小的花瓣像白玉，又鮮美又柔和的黃蕊，蔥綠的莖，開滿了河邊，水中倒影搖搖，迎風送來陣陣清香。她和潤叔在那兒搭起了「潤記」，替大家煮更美味可口的粥。王健和司機們都會讚賞，孩子和街坊們都會高興。那兒沒有家中整天吵鬧的麻雀牌，沒有媽的哭啼吵罵，沒有這許多欠柴欠米的憂愁，沒有這把魂魄都吹乾了的北風，沒有這骯髒的臭坑渠……

「亞香，看什麼啊？」潤叔破鑼似的聲音把人嚇了一跳，險些兒沒讓她把這小小的水仙花碗拋了。

他正出力地洗刷着麵盆子。自亞香懂事以來，他們便一起計劃着要「頂」這個檔子。金牙張根本已很少打理這檔生意。有時人家故意取笑潤叔是老闊時，他又不好意思又高興的不得了。瘦癯的臉掙得紅通通，結結巴巴地像片忍着笑的炸魚皮。他們生慳死抵，因為除了要錢「頂」這檔

子，還決定了同時全部裝修換新。

潤叔自小便出來當學徒，在小飯店裏洗碗、送外賣……老婆中年上死了，沒留下半個兒子。自己捱了大半輩子白眼，眼看就快出頭的一天了！「潤記」的金漆招牌，真會威水又醒目！

亞香也是這麼一條心。潤叔就像親爹一般。他們要一起努力捱世界。

「我們還要修坑渠，清旁邊那垃圾堆……」她興奮地指指點點着說。

「還種很多個水仙花頭。」潤叔頑皮地眨眨眼睛笑道。

她伸舌頭縮鼻子做了個鬼臉，發噀不理他。轉身小心放好了水仙碗子，又用力地抹桌子了。

天天半夜便摸黑起來。街上又黑又冷，像個冰窟。他們好像是第一個來到世界上的人。點起燈，開好爐火……等着第一批食客。報攤的、果菜欄的、小巴司機們……

每天她都喜歡。因為她可以替這許多人預備好暖暖的早餐。比第一線陽光更早地給他們氣力。況且昨天曾經見到他，明天也會見到他。可以揀沒有裂縫沒有缺口的碗放到他面前；可以在忙碌地捧粥、洗碗的時候，偶然抬起頭來看看他那大口大口地吞着粥和腸粉。有時，聽着他粗聲粗氣地跟別的司機說什麼油渣、租車、泊車之類她不太明白的事。很多時他却沒留意到她，匆匆地吃完，拋下錢便走。她便很安樂地忙碌她的工作。

有幾次，王健隨便笑著說：「粥很好吃。」她便很高興，他却不知道。因為在這許多人面前，她最多也只是抿着嘴兒淺淺地一笑。

另一次，她穿件紅紅的太空褲。其實她不算美，單眼皮，細長眼睛，纖巧的小鼻子，小嘴兒，只是鵝蛋形的臉兒白淨柔潔，被外衣映得帶着紅暈。烏黑的長髮照常隨便束在背後，不過今天束上了在織造廠做工的表妹送給她的最流行的絨髮繩；一條鮮紅、一條淡藍、一條雪白。

那早，王健遲了點來，特別匆忙。臨走時才見到她。忽然頓了頓，眼睛溢滿了笑，又有點訝異地深深看了她一眼。想說什麼，可還是沒有說。她裝作沒留意，掉轉頭自顧工作。但當她再回轉頭來時，他的背影已去遠了。

北風又急又緊。但看着蹲在板凳上吃粥的孩子們，半乾的鼻涕塗抹在紅凍的臉蛋上，心中很歡暢。街道上和不遠處的街市顏色真新鮮美麗。淡淡的陽光照得煲子碗碟和破鐵篷都閃閃生光……我們一定要煮更美味的粥，修理好檔攤。潤叔會很快樂。這些孩子、西瓜婆、泥水佬，所有的人都會快樂。對面闊馬路上，汽車飛馳面過。那些紅黃二色的小巴，像一匹匹矯健的馬兒，縱橫在鬧市中。而她知道，城中有一條路上，他正乘載着客人，趕他們的路程……

另一天，潤叔見到王健來了。故意在粥中添上兩粒牛肉，朝亞香擠眉弄眼地笑笑。亞香覺得

不好意思，便假裝看不見，還裝成冷冰冰的，把那碗粥重重地放到王健粥上。

又一次，她把粥和腸粉捧去擺了一桌，聽見兩個客人低聲地談論道：「個個小巴司機好好人事架。有次我帶了很多東西上車，又慢又『論盡』，他不但沒有像別的司機那樣呼喝人，還好心她說：『亞伯，好『聲』啊！』……」

她不禁自己笑了起來。好像聽見一些什麼自己的秘密似的，滿心歡喜，又因為這歡喜而感到難為情。偷偷地瞥了坐在另一端的王健一眼。他永遠不會知道這許多許多的。他總是那麼隨便地吃完早點，爽快地笑笑，便匆忙地走了。尤其是近來，他好像比往常更加匆忙，有好多朝甚至沒有來。

這天，客人不多。

長板桌上，水仙花的莖長得青綠飽潤，有很多苞兒。

王健吃完了，等亞香找錢。有點心不在焉地搭訕着說：「噢，花快開了。」又說：「在臺灣我叔公那兒的水仙花，一條葉子便有兩條這麼粗。很多。開起來的時候一定會很好看。」

她不知說什麼好，便笑笑。

他又說：「你有沒有去過荃灣嗎？」

她搖搖頭說：「只去過沙田和大埔。」

他不在意地說：「改天我去，順道帶你們去看看。也許下星期。好嗎？」

她抿着嘴兒認真地點點頭。

他把找回的碎銀嘩啦啦地塞進衣袋裏，咬着牙簽跑了。

北風很緊，她冷硬的手指撥着髮：什麼時候去看那許多美麗的水仙花？到時候，她會束一條淡淡黃色的絲巾在頭髮上……

可是，第二天他沒有來。第三、第四……天也沒有。

他說「也許下星期」的，但兩個星期過去了。

冬漸深，早晨的街頭越來越冷。

也許，他沒空，難道出了什麼事？

近來加開了晚市。這夜，晚市也快要收了。潤叔說：「等我煮好了這些『加料粥』你先挽些回家給他們吃。」

亞香便站在長板桌前等着。垂下頭，用手指撥着水仙那綠得像嫩蔥的葉子出神。忽然，有一

個人的手也伸到水仙花的莖上輕輕觸觸。她抬頭一看，在夜色燈光掩影間那濃眉、那大眼就在面前，那麼老老實實地笑着。她又歡喜又吃驚，難道想着一個想得久了，那麼被想的人會感覺到的嗎？臉上一陣發熱。被他知道，那怎得了？連忙應着潤叔的呼喚，跑了開去。

王健是來帶他們去看水仙花的嗎？但他好像根本忘了。

她聽見他跟潤叔說：「是啊，很忙，跟朋友做替工，有時連夜班也開……今晚早收工……會搬去荃灣叔公家住，不走港島，改走新界……」

亞香心中直涼下去。

潤叔攪好了粥叫她帶回家時，王健也起身走了。她離家檔口只隔兩條街。王健陪她轉出了小巷，穿過街市，到了大路時越過天橋。很黑，下面的車輛都看不清，只有燈光，像灑在水面上的燈籠般，右面一對一對金黃色的迎面流到橋下，左面兩盞兩盞紅色的從橋下流開去。風又勁又尖，嗚嗚嗚。兩人都沒說話。她走在裏邊，手背輕輕地敲碰着鐵枝欄柵。她戴着的指環敲在鐵枝上，發出清脆的「叮」「叮」聲。她猜星星掉進水裏時一定是發出這種聲音的。

她只希望永遠是這樣。但路很快便走完了，燈火依舊在夜色中閃爍……

每天仍是半夜便爬起來，從早忙到夜。這一切，到底是爲了什麼，什麼呢？

深冬的天氣很乾爽。沒有一朵雲，好藍的天。水仙花叢該是最美的時候，她卻從未見過。而煮得這樣好的粥，他却不來嚐。

她照常忙着，捧粥、抹桌。日子好像仍是一般好端端。只是，什麼都好像少了一層光澤。

潤叔有時偷偷地看看亞香。大姑娘，幹嗎總不作聲？

一班小巴司機來了，她怔一怔。

潤叔沒說什麼。午後給亞香攪了碗粥，說：「豬潤很新鮮，快吃了吧。」

抹着刀和砧板。「亞香，你喜歡什麼？紅色的桌子？綠色的桌子？」潤叔仍想像往常那樣談他們的計劃。

「唔。」亞香漫應道。

「哈，看那大姑娘。」潤叔伸着脖子，眯起眼睛，提起手中的大菜刀遠遠地指着一個過路的時髦女子，說：「哼，將來賺到錢，小舖變大舖，買很多靚衫給你。」

「唔，」亞香隨便應着，便拿碗去洗了。有些事是很奇怪的，譬如每天路上這麼多人走過，你却不在乎他們覺得你是否美麗。

這晚，沒開夜市。晚飯後，潤叔搭訕着說：「隔鄰三叔他們裝了電視機，不如去看看……」

「有什麼好看，你去吧。」亞香收着櫥說。

「咳，唔，但我很想去啊，不如你陪我去吧。」他偷偷地望望她，稀爛的手指揉着鼻腳。小眼睛竭力地笑着。

「今晚怎麼忽然有這些閒心？」亞香有點奇怪。潤叔每晚都忙這忙那的。

「去吧，去吧……」潤叔涎着臉笑，露着黃黃黑黑的牙齒。只想逗她高興。

好吧……

螢光幕上映着遠近的新聞：打仗、地震……窄窄的屋子裏擠滿了左鄰右舍，變成了像間涼茶舖。潤叔平日很少機會看電視，看得連嘴巴都張開，忘了合起來。打劫、火災……在她眼前晃來晃去。啊，這個世界

不過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：有一個女孩子很不快樂，但她有一株水仙花，却仍無動於衷地生長。

大家在電視機前都出了神，但潤叔却不時用眼尾瞥瞥亞香。

這天午間，潤叔一面用大刀剗着積了在大砧板上好久的積，一面忽然掉過頭來，輕鬆地對蹲在地上擦鍋子的亞香說：「昨天，賣菜的三姑入新界，碰巧坐着王健的車。」